

返本开新 : 潘菽心理学思想的历史贡献

任亚辉 陈 欣

(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南京 210097)

摘 要 : 作为我国理论心理学研究的先行者, 潘菽有关心理学基本问题的论断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本文从心理学学科性质的界定、心理学的实践性特征分析以及“有中国特色”心理学体系的建构三个方面, 对潘菽心理学思想的内涵及其历史贡献加以阐述, 以期对当代心理学的发展有所启示。

关键词 : 潘菽 心理学思想 贡献

中图分类号 : B8409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03 - 5184(2007)02 - 0012 - 04

潘菽(1897—1988)先生是我国现代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理论心理学研究领域的先行者, 曾长期担任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等领导职务。在他的带领下, 我国的心理学事业无论是在机构组织建设还是在科学研究水平方面, 都取得了长足进步。潘菽毕其一生所追求的学术理想, 是要让心理学真正立足于大众的社会生活, 真正能为人们的现实实践服务。这种信念直接引导着他, 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心理学的孜孜求索, 引导着他不断返回意识内涵、心身关系、心理活动的分类等一系列关乎学科走向的元理论问题, 希冀经由创造性的理论建构, 为当代心理学设计更为恰切的发展道路。值潘菽先生诞辰 110 周年之际, 重新回顾他的心理学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有助于系统总结我国心理学发展历程中的经验教训, 加深对当前学科领域中出现的生物学化倾向、分裂化危机, 以及研究与现实脱节等诸多现象成因的认识, 同时也有助于启迪思维, 促成对心理学的实践性、本土化等当代新思潮的内涵及理论诉求的理解把握。

1 心理学学科性质的界定与厘正

学科性质定位是事关学科发展方向选择的根本性问题。但是自从独立之日起, 心理学在学科性质问题上就未曾形成一个真正统一的“范式”。是以物理、化学、生物学为榜样, 将心理学建成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 还是遵循人文传统一贯重视自由意志、主体理性的立场, 而强调心理学的社会科学性质? 基于不同理论背景的心理学家们的回答莫衷一是, 致使心理学在诞生之初就潜藏着分裂的危机, 后

人更是将这种分裂化倾向归结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取向心理学的对立, 以此标示学科性质认识上的尖锐冲突。

从本质上讲, 这种认识上相互抵牾的矛盾状况, 与研究者在研究对象及相应研究策略方面的观念差异存在着直接相关。持自然科学观的研究者强调对研究对象加以客观的元素式的分析扫描, 而坚守社会科学立场的研究者则看重心理活动的主体性和建构性, 强调对其加以现象学式的整体把握。

针对上述分歧, 潘菽主张“心理学的研究要从人出发而又归结到人。这就要在研究开始之前对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有一定的大体正确的基本看法, 以作为研究工作的一种指针。”^[1]进而他明确指出, 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兼具自然和社会两种属性, 双方是一种辩证的交错关系。一方面, 人的心理活动离不开人脑这一物质载体; 决没有无头脑或者独立于肉体之外的心理^[2]; 另一方面, 它们又是在与现实世界交互作用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高级心理现象, 决不能以神经生理机制加以还原说明。潘菽曾多次明确表示, 后一方面心理学主要探讨的对象, 但对心理活动的生理机制研究同样不能忽视。已故的老一辈心理学家陈立在回忆潘菽的一篇文章中曾提到, “杭州大学在 1980 年创办心理学系。潘老问我一共开些什么课。我告诉他, 在生物科学方面我们只开了生理心理学。他当时对动物学、解剖学这些课都没有, 即表示失望。可见他对心理学的生物学基础的重视。”^[3]不难看出, 潘菽并不排斥心理的生理机制探讨, 相反还非常关注与生理有关的教学与研究; 他所反对的是那种无视心理的社会属性、试图以神

经生理机制代替心理现象探讨的生物学还原论倾向,认为这会导致心理学偏离自身的目标而与神经生理学、社会生物学研究相混淆。

然而近年来从基因角度认识人的社会行为、以遗传说明心理与行为发展的观点在心理学领域日益盛行,特别是以心理模块说、心理的遗传基因控制论等假设为特色的进化心理学,俨然成为坊间流行的热门主题。那么这一理论究竟能否代表心理学的未来发展方向?依据潘菽的上述观点稍加分析便不难看出,进化心理学充其量仅能算作传统社会生物学的“改进版本”。其繁衍演化出的庞杂解释体系,并不能掩盖关于心理发展的生物基因决定论的“潜台词”,以及对于心理的社会文化属性的降格处理。进化心理学的强势背后暗含的是心理学科本身的合法化危机。以此观之,潘菽关于心理学研究对象性质的真知灼见,时至今日仍有重要的理论甄别价值。

正是基于对心理活动多重属性的理解,潘菽强调研究方法的运用应当“能适合于所要研究的具体问题或对象的具体情况”^[4],主张方法上的多元论。在这一问题上,潘菽曾多次批评心理学界“唯实验方法马首是瞻”的极端化立场,已经给心理学的健康发展带来极大负面影响,并且明确表示“企图单从方法方面来使心理学成为科学,那实在是缘木求鱼”^[5]。他在评价冯特“依靠实验法帮助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结盟”的做法时明确指出,后者为了让心理学脱离哲学思辨的怀抱而进入自然科学的殿堂,不惜削足适履,不顾心理现象与自然事物的差别,力求通过模仿、移植自然科学用于分析物质世界的实验方法,以实现心理学研究的精确、客观性。这种对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崇信必然导致的后果,是关于研究对象物化还原式的理解,以及对经验的元素主义分析。这极大地限制了心理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同时,以方法保证心理学自然科学性质的做法;对近代的传统心理学是有定调作用和广泛的代表性的^[6]。它直接导致了后世“方法至上”论之滥觞,并且引发了与现象学方法论的长期尖锐对立。

当然,潘菽并未否认实验方法对心理学研究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他早年较注重心理学的实验研究,后来培养学生也注重加强他们实验心理学的学习。乐国安教授在回想自己的求学经历时曾提到,“他对我说,作为一个心理学工作者,并不一定非要去实验室实验,但是实验心理学却是一定要懂得

的。”^[7]在研究中是否运用实验法,关键要看它与研究对象特点的契合程度。潘菽坚持认为方法应根据研究对象的特性来加以选择而不是相反。从而为了在整体上把握人在实践中具体展开的心理过程,我们可以,也必须运用诸如质性分析、个案研究、现象学描述等其他方法以克服实验法的不足。潘菽这种对象决定方法的主张,有助于打破方法——学科关联的惯性思维,并拓宽对心理学学科性质的认识视野。

概言之,潘菽结合着对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方法选择等问题的分析,经由对传统心理学关于学科性质基本立场的系统考察,既不赞成把心理学单纯归结为社会科学的主张,又反对将之与自然科学等量齐观的观点,而是给予心理学以一门中间科学的性质定位。他明确指出,“心理学兼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种性质,是一种中间科学或跨界科学,具有沟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作用。”^[8]潘菽关于心理学学科性质的这一确切定位,对于预防、矫正当前学科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方向性偏颇,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

2 心理学的实践性特征分析

基础研究和实践应用的关系问题,是长期困扰心理学学科发展道路的关键问题。目前对这一关系的不同看法,已经导致心理学研究主题和过程实施等方面的明显分歧,并引发了研究群体中科学家与实践者两大阵营的对立。从事基础研究的心理学家大都秉承了自然科学的实验室研究传统,以科研院所为阵地,热衷于在实验操作台前发现心理活动的本质规律。他们往往视自己的研究为阳春白雪,而将从实践应用的心理学家的工作划归到低层次的“技工”范畴;反映到学术机构上,即主张组织话语权应掌握在从事基础研究的心理学家手中,强烈反对应用心理学家染指机构的领导职位。这种立场在美国心理学协会(APS)与美国心理学会(APA)两组织分庭抗礼的表现中便可窥见一斑。

就自然科学而言,在实验室中分析、探讨物质世界特定组成部分的构成规律无可厚非,就如一块矿石,无论是在自然条件下还是在实验室环境中,自身元素的构成方式都不会有任何改变;因而通过实验验证所取得的理论进展与实践应用的革新,能够在对象的客观性基础上实现完美结合。但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产生于具体社会情境中的人的心理,这决定了人为控制的实验条件与复杂多变的经验世

界之间,难免会存在无法弥合的巨大鸿沟。然而学院式的心理学家们却习惯以一种内在实在论的心理主义视角,来指导自己的研究。一百多年来的心理学建设,似乎只是假设了许多类似于“个体中的小人”一样的“心理实体”。科学家们对于研究对象这种一厢情愿的实体化抽象理解,带来的是理论现实解释力的匮乏,其中能够有效指导实践活动的成果更是相当有限。

潘菽曾对当时新型理论层出不穷的表面繁荣景象做过如下形象的比喻:“现在的心理学看来很繁荣,就象是在正式演戏之前敲打的热闹锣鼓,把人对心理学的期望提起来了。但在打过一阵热闹锣鼓之后,拉开幕布,登台演戏的却不一定是让观众满意的演员。”^[9]事实上,自经济学、管理学诸学科以至于普通大众,伴随着寄望于获取心理学理论有效指导的梦想破灭,已经日益表现出对该学科的深深失望。

潘菽认为,陷入这一窘境的原因在于,以往的心理学囿于主客二元对立的逻辑思维,割裂了心理与生活世界的本然一体联系,束缚了自己走上真正科学的道路。他指出,传统心理学,或者采取把人的心理活动看作完全独立自主的东西,不和人脑联系起来,也不和外在世界联系起来的孤立化观点,或者采取只强调心理活动和人脑的关系,而忽视和客观现实事物联系的半孤立化观点^[10]。以此概括出来的空洞理论,是难于适应社会需要并回到实践中接受检验的。这最终会破坏心理学大厦的基石。

潘菽进而从实践哲学的立场出发,立足于学科发展的战略高度,明确指出,要恢复心理学的生机与活力,就必须重新确立生活实践在心理学研究中的首要、根本地位。在他看来,心理学的实践性涉及两层内涵。一方面是指我们对于特定心理活动的探究过程应具有现实契合性。也即是说,对于心理活动的理解应符合对象的具体特点,应置于对象所处的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中加以展开。那种企求经由抽象概括建立普适理论的图谋,最终会流于形而上学的空论,无益于我们对心理现实特征的把握。这一见识在潘菽有关意识与实践的关系等问题的论述中,多有明确体现。另一方面,也更为重要的是,心理学研究的课题不是凭空臆造的,而应当源于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心理现象。在这一点上,潘菽并未否认心理学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只不过他认为这种研究的出发点也应是具体的

历史实践。任何基础研究,包括元理论研究,皆应真正源自社会实践的需要,才能成为具体应用过程的有效指针,才不至于被扔进历史的故纸堆。因此潘菽认为,只有认真读一读生活实践这本向我们“打开的书”,并有效地回答它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心理学研究才会获得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也才能有效服务于其他学科领域。

3 “有中国特色”心理学体系的规划建构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是潘菽一生矢志追求的目标。这一目标也可看作潘菽心理学思想之实践性特征的最集中表达,并从根本上指导着他对于诸多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的分析、对传统心理学的批判继承,以及对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改造吸收工作。

潘菽在论证建立有中国特色心理学的必要性时,曾专门谈到了心理学知识的普适性和国别性的关系问题。他指出,目前各国科学的发展情况和具体方针,“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特殊历史社会情况以及科学家的个性情况,并且取决于这个国家依据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殊需要所采取的科学发展方向和政策。所以不同国家在科学上的国别性是必然有的,也是应该有的。尤其心理学更是如此。因为心理学可以成为国际性的内容还显然不够”^[11]。

基于对心理学国别性的这种认识,潘菽坚决反对盲目照搬国外心理学的“全盘西化”做法。他认为,要使心理学能更好地为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服务,就必须密切结合我国实际来确定问题并建构理论,惟此才能保证心理学的科学性。潘菽力倡心理学的中国化研究。早在《把应用心理学应用于中国》(1937)一文中,他就主张心理学不是与实际社会脱离关系的超然存在。“我们必须研究我们自己所要研究的问题。研究心理学的理论方面应该如此,研究心理学的应用方面更应该如此”^[12]。六十余年的治学历程中,他更是身体力行,在系统评判中外心理学思想的基础上,对一系列关乎学科发展的元理论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带动了整个中国心理学界对于建立有中国特色心理学理论与实践体系的热情关注。潘菽对于心理学中国化的贡献,可以概括归纳为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注重基本理论研究,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确立行动指南。心理学的发展史一再证明,心理学的繁荣需要有理论作为坚强后盾。上世纪中期心理学的强势崛起即与行为主义的理论支持密不

可分,当代心理治疗的繁盛也得益于精神分析、人本主义和认知心理学等理论的发展。潘菽认为,基本理论方面的正本清源,也必将有力推动我国心理学的独立发展。50年代初,潘菽即要求各地心理学分会进行关于心理学的哲学问题讨论,并以此作为1955年中国心理学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和中国心理学会正式成立大会的会议中心议题。心理学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发展也离不开他的一手培育。在中科院心理所,他还亲自主持了基本理论研究室的工作。

更为重要的是,潘菽通过系统梳理理论的历史发展脉络,给予了传统心理学以客观中肯的评价。他指出,虽然西方心理学传统存在着“先天不足”、“在夹缝中讨生活”、“意识模糊、人兽不分和心生混乱”及“支蔓失本”等问题,但由于历史比较悠久,我们也应贯彻“洋为中用”的原则,对其中有价值的东西加以批判继承。在此基础上,他结合自己的认识,对于心理活动范畴的划分、意识问题、心身关系、心物关系、人与动物的关系、心理与实践的关系等心理学基本问题,提出了一些独创性的见解。如按照心理活动在个人生活实践中的功能和性质,对其作了认识和意向两种范畴的划分;提出心身关系是一种体用关系,即身是心的“体”而心是身的“用”,认为意识是人对客观世界现实的未加分析抽象的全部认识活动,是包括感、知觉与思维在内的具有复合结构的整体认识作用,等等。

第二,注重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研究。潘菽认为,要在基本理论问题和研究视角上形成内源自得的心理学,就必须挖掘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并提出一系列范畴,来推动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新骨架的创立。他曾和高觉敷先生一起带领一批心理学工作者创立了心理学史的新分支——中国心理学史,以系统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心理学思想。潘菽一再强调:“我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确实蕴含着丰富可贵的精华,值得我们珍视、继承并发扬光大。把这些精华吸收到我们所要研究发展的心理学中来,将成为我国心理学具有自己特色的一种重要组成部分。”^[13]在他的带领下,中国心理学史的范畴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提出了人贵论、形神论、性习论、天人论、知行论、情二端论、节欲论、唯物认识论等一系列基本范畴,他本人还对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心理学思想进行了专门评述。(详见《心理学简札》)显然,这

些研究决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也并非夜郎自大的泱泱大国心态作祟,其目的是要做到“古为今用”,建立符合中国人思维方式和性格特点的心理学,为当前社会实践服务。

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的问题上,潘菽无疑是一位先行者。他主张在理论范畴、研究视角、学科架构等方面摆脱西方心理学束缚,立足本国思想传统建构内源性的心理学体系。这一立场与后经验主义对理论的“文化历史建构”性质的界定^[14]甚为合拍,有助于破除那种视理论为知识的宏大总结、纯粹理性、摆脱了价值偏见的传统认识,有助于破除人们对西方主流心理学的盲目笃信。同时,在当今多元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心理学本土化呼声日高的时代背景下,他的上述观点对于我国心理学工作者系统思考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及其在具体情境中的应用等问题,也极具参考借鉴价值。

潘菽在与心理学相伴而行的六十余载春秋中,历经三十年代国内一些大学取消心理系和十年动乱中心理学被诬为“伪科学”的巨变洗礼,磨砺出的是他对心理学科的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与执著追求。他坚信:“科学心理学的发展前程是广阔远大的,它的未来成就将是丰富多彩、光辉灿烂的。它能起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将积极有助于使人成为得到充分完善发展的人,使人类社会成为充分完善发展的人类社会。”^[15]潘菽对心理学的这份殷切厚望就像一座灯塔,在不断激励着晚辈学人对于心理科学的不懈追求。

参考文献

- 1 2 4 8 11 12 15 潘菽.潘菽心理学文选.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6:470,176,519,15,552,24,19.
- 3 陈立.怀念潘菽同志谈中国心理学.心理学动态,1997,3:3-4.
- 5 6 潘菽.心理学简札(下).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3:10,39.
- 7 9 乐国安.回忆恩师潘菽.心理学动态,1997,3:27-30.
- 10 陈沛霖.立足批判 锐意探新——读潘菽教授《心理学简札》.心理学探新,1984,4:1-8.
- 13 杨鑫辉.论潘菽教授对中国心理学史的贡献.心理学探新,1989,1:14-17.
- 14 叶浩生.后经验主义时代的理论心理学.心理学报,2007,39(1):184-190.

- 7 王晓钧. 情绪智商 - 当前我国情绪和情感研究中的谬误. 中国社会科学, 2000 (3): 115 - 116.
- 8 Arnold M B. Emotion and Personality. Vol. I. Psychological Aspec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0. 125 - 129.
- 9 Zajonc R B. Feeling and thinking :preferences need no inferenc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0 (35) :151 - 75.
- 10 Lazarus R S. Thought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emotion and cogni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2 (37) :1019 - 1024.
- 11 Santostefano S. Cognitive controls , metaphors , and contexts :an approach to cognition and emotion. In :D. J. Bearison ,H. Zimbardo ,eds. Thought and Emotion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s. Hillsdale NJ :Erlbaum ,1986. 175 - 210.
- 12 Cacioppo J T ,Berntson G G ,Sheridan J F ,et al. . Multi - level integrative analyses of human behavior :Social neuroscience and the complementing nature of social and biological approach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00 (126) :829 - 843.
- 13 许远理 ,郭德俊. 情绪与认知关系研究发展概况. 心理科学, 2004, 27(1) 31 - 33.
- 14 B.S. 布鲁姆,等. 教育目标分类学—认知领域(第一册).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 15 郝丽. 智商与情商. 宁夏党校学报, 2003 (2) 82 - 83.

Relevant Research and Reflection of “EQ” and “IQ”

Song Guangwen Xing Hongjun

(Faculty of Education , Qufu Normal University , Qufu 273165)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IQ” and “EQ” theories and some discussions on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results about “EQ” and “IQ”, the authors pointed out that Intelligence theories and Intelligence examinations exist shortcoming ,people attach more attention to “IQ” factor without measure ,ignoring the importance of “EQ”. “EQ” theories have been playing an important part in emotional fields ,but the effect was imagined inevitably. “IQ” make a determinative effect on “EQ” on a certain degree ,at the same time ,making use of “EQ” with reason will be propitious to “IQ”. we should take more effort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such as integrating each other effectively ,so that ,the aim that whole will be preponderant to one part plus each other will appear ,and Bloom’s educational goal will come true.

Key words :emotion ;cognition ;EQ ;IQ

(上接第 15 页)

To Create by Returning to the Origin : Pan Shu’s Psychological Thought And it’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Ren Yahui Chen Xin

(School of Education ,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 Nanjing 210097)

Abstract : Pan Shu , as the pioneer of Chinese theoretical psychology , had come to the conclusions on several fundamental psychological issues , which still have important values for reference to the present. Based on Pan Shu’s definition of the discipline nature of psychology , the analysis of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sychologic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this thesis presented the connotation of his psychological thought and it’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 hoping for enlighten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psychology.

Key words : Pan Shu ; psychological thought ; contribution